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朱镕基同志逝世



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局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政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

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

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and 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疗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央行将连续4个交易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

■本报记者 刘 琪

8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由于8月15日为周六，因此8月17日是缴准日也是缴税申报截止日。此次公告的隔夜逆回购操作时点涵盖税期前一交易日，税期缴款当日及后两个交易日，结合其隔夜的资金期限来看，体现了满足短期资金需求的政策意图。“央行首次在月中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主要着眼于缓解税期缴款带来的市

场流动性短期趋紧态势，引导市场隔夜利率(DR001)在政策利率附近平稳运行。”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回溯来看，中国人民银行在6月份增添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在6月底开展了首次操作。7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则宣布分别在7月29日至7月31日，以及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下转A2版）

央行：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

■本报记者 刘 琪

8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集成效应，为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报告》指出，当前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疲弱，地缘冲突和经贸摩擦多发频发，供给冲击和输入型通胀压力影响仍在持续，全球通胀水平有所抬升，主要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趋向调整。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取得新成效，后劲持续增强，经济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制度优势和

大国优势不断彰显，要坚定信心，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

机制。《报告》提出，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支持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

内陆运力空置 沿海企业“堵单” 枢纽供需错配待解 物流网需“通”更需“融”

■本报记者 王镜茹 梁傲男

龙门吊缓缓升起，铁路货车上的集装箱被精准吊离，经集卡短暂接驳至堆场后，再由码头前沿的岸桥吊起，装上停泊在长江岸边的货轮……在南京港龙潭港区，这样的“水铁换乘”每天都在上演。过去，南京至上海的货物走水路约需3天，如今通过铁路运输约1天即可到达，每个集装箱可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约1200元。

这一变化正是当前我国物流体系加速走向一体化的缩影。过去，我国依托公路物流高灵活性、广覆盖的优势，支撑制造业快速扩张。但在全球供应链深度重构的今天，中国经济需要的是更低库存、更稳定交付、更强全球调度、更高产业协同的物流体系。

“十五五”开局之年，物流网被纳入国家“六张网”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伴随“六张网”建设纵深推进，物流网作为承载物资高效流转的支撑性体系，正以数智化、一体化特征，深度嵌入实体经济产业链，成为扩内需的坚实底座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纽带。

仍存多重梗阻

物流网是实体经济运行的基础支撑。当前，我国物流基础设施已实现跨越式发展，但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等问题仍然存在，这既推高了全社会物流成本，也制约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部分中西部内陆地区新建铁路物流基地，内陆港硬件设施齐全，班列运力储备充足，却面临货源不足、仓位空置的窘境；与此同时，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出口舱位、港口堆场、短途集卡资源持续紧张，大量制造企业货物排队等候出运，形成“一边运力闲置、一边货物堵单”的割裂局面。

对企业而言，运输方式之间的物理衔接不畅、换装效率低是最大痛点。例如，货物从公路转铁路时，往往面临集装箱规格、托盘标准、叉车接口不一

等问题。

“在多式联运的实际操作中，换装效率低下会导致铁路运输对比公路无成本优势，等待成本有时候比铁路运费本身还高。”京东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铁路运力负责人夏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一位在青岛港工作多年的港口调度员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过去，棉花下了船，要先在码头堆场“趴”上至少一两天的时间，需分别在港口和铁路办理海关手续，变更运输方式意味着重新申报、等待查验。

“过去的海铁联运，因变更运输方式时要同时办理转关手续，所以并未真正实现‘一通过’。”一位货代公司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举例说，以新疆准东至广东佛山的运输为例，过去企业的货物需经铁路运单、海运提单、短驳交接等层层关卡，每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堵点。

除物理层面的换装梗阻外，物流数据信息层面的“无形之墙”也进一步制约了效率提升。

一位国际物流公司运营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我国港口航运、铁路货源、公路货运存在跨部门互通壁垒高、数据割裂等问题，导致企业在多式联运过程中难以实现货物轨迹全程可视化，各类运输方式衔接效率偏低，交付存在不确定性，货物延期情况时有发生。”

例如，在铁海联运中，货主追踪一票货需登录港口、铁路、船公司三个平台手动拼凑轨迹；而因港口系统与铁路班列时刻不同步，常导致集卡司机空车等待数小时，造成运力资源的隐性浪费。

另外，枢纽布局与产业需求没有实现精准匹配。部分国家级物流枢纽在布局上与产业集群实际需求存在错位，一些枢纽建成后因腹地货源不足而低效运行，部分产业集聚区则缺乏高等级

物流枢纽支撑。

比如，安徽省安庆市拥有万吨级深水良港——安庆港，建设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记者走访了解到，在安庆港，与之配套的物流基地建设滞后。周边缺乏完整高效的物流仓储设施，部分大宗商品“进不来、存不下”，致使港区流通货品种类有限，对外开放程度不足，难以实现低成本高效出口。

同时，安庆市东部新城圆梦新区是千亿元级汽车产业园，其上下游配套及物流服务存在明显短板。产业集聚所产生的物流需求与当前枢纽服务能力之间，形成明显的供需错配。

在国家政策推动下，宁波、郑州、重庆等地围绕集疏运衔接、规则统一、物权凭证、产业聚集等进行突破性创新，具有重要参考借鉴意义。但在全国范围内，枢纽布局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匹配仍是难题。

打造“统一接口”

从换装之困到信息孤岛，再到枢纽供需错配，三重梗阻层层叠加，指向同一个本质：我国物流基础设施规模充足，不少通道、节点已经实现联通，但缺少统一标准与协同机制，难以实现系统性融合。

“今后五年，物流基础设施将告别粗放零散、功能单一的传统建设模式，转向数据互通、组织协同的现代化综合基建体系，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导向，实现全链条、大规模、高效率的物流资源统筹配置。”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副总经济师胡焰表示。

这一转变已在部分物流枢纽中显现。在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供应链企业和研发机构在这里集聚。（下转B1版）



三维发力高质量建设债市“科技板”

■安 宁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如果说“构建科技金融体制”是“十五五”期间金融改革的目标，那么“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落子。

长期以来，科创企业特别是初创型科技企业，普遍面临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成本高企、资金期限错配等结构性困境。银行信贷资金偏好重资产抵押和历史业绩表现，这与科创企业“轻资产、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成长特征形成天然矛盾——越是处于亟需资金支持的早期阶段，越是难以逾越传统信贷的风控门槛。

为破解这一难题，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证监会于2025年5月份联合出台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建设，支持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加强对科

技型企业的金融支持。

自2025年5月份推出以来，债券市场“科技板”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12日，全市场共发行科创债2880只，发行规模合计3.04万亿元，市场认可度较高。

从期限结构看，中长期债券占比明显提升，有效缓解了科创领域“短债长投”的期限错配难题；从主体结构看，民营企业发行规模与占比提升，主体更加多元化；从产品类型看，市场新增科创可转债、证券公司债、商业银行债及政策银行债等品种。这些迹象表明，债券市场“科技板”正从“有没有”加速迈向“好不好”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笔者认为，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核心在于评估理念的根本转变，从“看过去、看资产”转变为“看未来、看技术”，强化债券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精准性和系统性。围绕这一方向，需在以下三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提升科技风险评估与定价能力。围绕技术实力、研发投入、专利质

量等构建多维度评估体系，发展数据驱动型定价模型，为市场提供定价基准。

二是强化风险分担与信用增信机制。用好科技创新债券风险分担工具，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方式，降低承销机构的风险溢价，形成多层次的风险分散架构。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健全民营企业增信制度。

三是完善基础性制度体系。持续优化科技型企业发债标准，加强募集资金用途监管，确保债券募集资金真正用于科技创新领域。不断增强科创债融资制度的包容性、灵活性与适配性。

债券市场“科技板”如今已行至提质增效的关键路口。量的扩张证明了市场的活力，质的提升才能检验制度的成色。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不仅为科技创新新引擎注入金融活水，更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资本市场坚实底座。

